

诗词精品
名家编注

(二十三)



元明清词(2)

严迪昌 编注

天地出版社

陈子龙(1608-1647) 字卧子，一字人中，曾署大樽，华亭（今上海市松江）人。明崇祯十年（1637）进士，选授浙江绍兴府推官，擢兵科给事中，未及赴任而明亡。乃事福王朱由崧于南京，为马士英辈所嫉，乞归。旋受鲁王部院职，联结太湖义师以抵抗清兵，被缚，投水殉国。子龙早年与夏允彝齐名，为“几社”领袖。诗振“七子”宗唐之风，称“云间派”。词有《湘真阁存稿》一卷，另见存于《幽兰草》中得一卷。其词妍丽委婉，哀艳凄惻，明亡后三数年中所作则泣血啼鹃，愈见深沉。《明词综》卷六引王士禛语曰：“大樽诸词，神韵天然，风味不尽，如瑶台仙子独立却扇时；而《湘真》一刻，晚年所作，寄意更绵邈凄惻。”

浣溪沙 杨花

百尺章台撩乱飞^①，重重帘幕弄春晖。怜他飘泊奈他飞^②。淡日滚残花影下^③，软风吹送玉楼西^④。天涯心事少人知。

【注释】 ①章台：原为秦时君臣朝会之台，唐人诗中始用以指代“秦楼楚馆”，成为青楼妓院别称。②奈：奈何，无可奈何。③淡日：新晴，日光波荡。④软风：轻风。

【点评】 陈子龙与柳如是有段哀婉的情缘，时在明崇祯八年（1635）间。于此前后，凡关涉杨柳之吟咏，大抵是陈子龙抒写这段情事之作。此词借咏物以写情，是对分手之初内心复杂难言的苦涩的自我咀嚼。词表述了相思、阻隔、

无望之哀，更浓重的是对“他”的怜爱怜惜。“怜他”句的动人处，在于从“理不乱”的情思里抽理出最凝重的一层，传述难以尽传的心灵悸动。下片重心是特定的心知和默契。“滚残花影”、“吹送玉楼”都是飘泊无主的她可能的前路和必然归宿。“淡日”两句的意象选择是严格的，字面明写，句外有暗示。“残”和“送”均系被动，身难由己，然而绝无自暴自弃可能。判断来自对“心事”的理解和相通。“少人知”，不是无人知，“我”就是“少”中的一个。“心事”从另一角度言，其实不只是单方面的，乃是他俩情缘中结撰起来的，他人不知“我”能知。咏物而写人，固大不易。写人而传神魂、写心灵，又得句句不黏不脱于“物”，自是更难乎其为。王士禛在大型词选《倚声初集》中用“不著色相，咏物神境”八字评此词，是得“意”之言。

醉桃源 题画

朱栏清影下帘时，泠泠修竹低^①。满园空翠拂人衣^②，
流莺无限啼^③。莲叶小，荇花齐^④，雨余双燕归。红泉
一带过桥西^⑤，香销午梦回。

【注释】 ①泠泠：风声。②空翠：翠色浓重浮现四空，即“绿肥”也。③流莺：黄莺鸣啭之声如流响延绵。④荇（xìng）花：水草一种，合瓣，色黄，夏日开。⑤红泉：落红（花）于泉，泉色呈红，非谓岸边花映泉而红。过：流过，载着花瓣的泉水流过桥下。

【点评】 “云间”词人追求“高浑”词境，所谓“高

浑”即无迹可寻，不着斧痕，浑成一体。此阕“题画”词即“云间”风格的典范体现：随情造境，以境出情。所题之画实即“绿肥红瘦”时的“闺人伤春”图。可是图中无人，人在帘内，依稀隐约而已。词人的笔正由此切入，以清风修竹声形、浓绿袭人意、流莺啼送春等视、听觉，这些几乎无以表现的触觉把一派春去情景勾勒出来。下片“燕归”、“红泉”仍强化渲染春归氛围和夏初景观。人呢？没有，但你能感知其存在，并还感觉到一丝幽幽的惜春的懒散无绪心脉的搏动声。“午梦”句是以影写形，以神出人。梦回现实，不无惆怅。梦去何境？或正是三春风光所在。梦里梦外，两相观照，愈觉百无聊赖，懒得起身、懒得启口。“午梦回”是形，梦未醒是神。邹祗谟在《倚声初集》中说：“秦黄佳境，有句可择，大樽觉无句可摘。”无句可摘就是浑然，以境胜。

唐 多 令

寒食，时闻先朝陵寝有不忍言者^①。

碧草带芳林，寒塘涨水深。五更风雨断遥岑^②。雨下飞花花上泪，吹不去，两难禁。双缕绣盘金，平沙油壁侵^③。宫人斜外柳阴阴^④。回首西陵松柏路，肠断也，结同心。

【注释】 ①寒食：清明前一日或二日。先朝陵寝：指明十三陵。不忍言者：指破败惨状不忍言之。②遥岑：远山。山小而高谓“岑”。③“双缕”二句：指龙袍。盘：盘龙，用金线线绣出团龙状。油壁：油彩绘饰的车辆。上述均指代陵寝。④宫人斜：葬宫城处。

【点评】 妍艳的审美情趣，一当渗入家国之痛，必转成幽苦凄丽情韵。藻采丽泽，经血泪之浸，无不蒙上惨色。《唐多令》是陈子龙“绝笔”，作于丁亥（1647）春三月。“先朝陵寝”事，当听李雯所述。李氏葬父南归，北还前访陈子龙，“相向而泣”，泣谈中自会涉及前朝事。词情是清明遥祭先帝陵，传述哀心。下片头三句全从由“闻”而展开想象景观，本应是祭奠大礼之节令，现今则阴冷凄清一片。想象和哀思的起点在“五更风雨”的梦断“遥岑”。“雨下飞花”是被摧残意象，“花上泪”是附着在凋零败花上的心灵意象。国事已苦，心事更苦，但哀兵决战的心态正坚，所以结句冷峻而不衰飒，以断肠来“结同心”是怎样一种悲壮境界？据王云《陈子龙年谱续》言，清明前，陈子龙“捐地”葬夏允彝，赋诗二章填词二阙，然则，“结同心”为祭语，通心声于地下，壮志气于生者。全篇色调寒怆，收束处则愤而奋起。

二郎神 清明感旧

韶光有几^①？催遍莺歌燕舞。酝酿一番春，秣李夭桃娇妒^②。东君无主^③，多少红颜天上落，总添了数抔黄土^④。最恨是年年芳草，不管江山如许！何处？当年此日，柳堤花墅。内家妆^⑤，褰帷生一笑，驰宝马，汉家陵墓。玉雁金鱼谁借问^⑥？空令我、伤今吊古。叹绣岭宫前^⑦，野老吞声^⑧，漫天风雨。

【注释】 ①韶光：春光。②“酝酿”二句：意为春光很短，

在桃红李白的酝酿中浓郁，在相互“嫉妒”媲美中逝去。③东君：春神。④杯（póu）：用手捧。黄土：指坟墓。⑤内家妆：宫妆，内苑宫女妆束。⑥玉雁金鱼：指陪葬物。雁、鱼，旧说能传信，此处兼用此义，谓期以通人天之际。⑦绣岭宫：指代陵寝。《一统志》：临潼东南，左曰东绣岭，右曰西绣岭。秦汉至唐，陵墓寝宫分布在这一带。⑧野老：遗民。用杜甫《哀江头》“少陵野老吞声哭”句意，兼自比。

【点评】 “感旧”所感者二：一是旧友，二是旧朝。旧友如夏允彝等之成“数杯黄土”，又正是为的旧朝。故交新坟是眼前事，“汉家陵墓”则在天涯处。但不管是燕北还是江南，春神失主宰，“红颜”尽凋落则是遗恨通同。当年“蹇帷一笑”的“内家妆”们的踏青祭陵的盛况，已全被“野老吞声”的急风暴雨所摧残去。词从上片葬祭故人的哀思驰向先朝陵寝的神伤，凄音远响，成为一代明词的终结伟篇。《二郎神》的健举骨韵，悲慨伤情以议论语势出之，这都是值得注意的启变迹象。宛委意象在激越思绪前，会显得力不足载情。

李雯 (1608 - 1647) 字舒章，江南华亭（今上海市松江）人。明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举人，入清荐入弘文院撰文，授中书舍人，充顺天乡试同考官。早年与陈子龙、宋征舆齐名，称“云间三子”。著有《蓼斋集》，附词一卷，初名《仿佛楼草》。其词以清艳称，后期之作多怨苦悔恨情味。

菩萨蛮 忆未来人

蔷薇未洗胭脂雨^①，东风不合催人去。心事两朦胧，玉箫春梦中^②。斜阳芳草隔，满目伤心碧^③。不语问青山，青山响杜鹃^④。

【注释】 ①蔷薇：花名。春夏间开花，深红色为多。多年生落叶灌木。未洗：意为花尚未开得盛足，饱受春雨。②玉箫：女子名。《云溪友议》载：四川节度使韦皋，少游江夏，与一青衣名玉箫者有情，相约少则五载多则七年娶之。过八年春，玉箫无望而绝食以死。③“伤心碧”句：满目青山在愁人心上的感觉，青得发怵发惨。④响杜鹃：杜鹃啼鸣声。

【点评】 这是一阕词情凄迷的“闺怨”之作，也是用心良苦的预后文字。何谓“未来人”？从词的表层形态言，无疑指有约未践者，即心所盼的“没有来”的人。按词的底蕴，知人论世笺之，实指“后来者”，包括当年盟友在内的日后重逢，身后论评知我罪我的一切人。李雯应荐出仕有偶然性。他是崇祯十六年（1643）去京师，次年其父殉身，为守父丧李雯滞留京师，期间李自成退出，清兵入京城。恰好

身处剧变的北京的李雯确非有意要仕二朝，但事实确又已是如此，这就显得心情很复杂。首两句伤悼崇祯朝倾垮，蔷薇开于春夏之交，三月十九，崇祯帝自缢，“胭脂雨”转瞬全成满地胭脂血。三四句以“玉箫”自喻。“春梦”者，身虽在心已死，眼前浮沉殆同“春梦”。下片“斜阳”暗用辛稼轩词意，“隔”字写出与“未来人”时空阻断，举目所见则皆国破景象。谭献《篋中词》以“亡国之音”品之，是中语。顺治三年（1646）李雯归父葬回江南。重访陈子龙，“相向而泣，旋别去”，时在四年春初。不久，陈子龙被俘殉义，李雯亦病卒返京途中，同在今年，他真成了“玉箫春梦”！

鹊踏枝 落叶

惨碧愁黄无气力，做尽秋声，砌满阑干侧。疑是纱窗风雨入，斜阳又送栖鸦急。不比落花多爱惜，南北东西，自有知得。昨夜小楼寒四壁，半堆金井霜华白^①。

【注释】 ①金井：井栏上有精致雕刻的井。古诗词中通常用以指宫廷园林中的井。王昌龄《长信秋词》：“金井梧桐秋叶黄，珠帘不卷夜来霜。”

【点评】 这也是阉表现伤心人的作品。上片“疑是”二句作为咏“落叶”言极得传神之旨。叶落敲窗似“风雨入”声，抬头一看“斜阳”依然，鸦归飞急，哪有风雨？从字面传出的潜在心声则是人的不安情绪，“疑”是惊悚、惕

然的表现。正是从这隐伏脉络，启动下片“不比落花”句。“花”永远是“主”，“叶”则生就是“宾从”而已，不算奴才已属大幸。叶飘天涯，有谁怜惜？末句的“金井”二字实寓点睛意义，明白告示读者咏物实抒情，写的是词人事新朝的体验，是一种特定人际结构中的认知。

吴伟业(1609-1671) 字骏公,号梅村,江南太仓(今属江苏)人。明崇祯四年(1631)进士,官至南京国子监司业,福王建国拜少詹事。顺治十年(1653)出仕清廷,累官国子监祭酒,四年后辞归。著有《梅村家藏稿》等,诗称“江东三大家”之一,其词前期多侧艳,后期则悲怆自苦,情思凄哀。

贺新郎 病中有感

万事催华发!论龚生、天年竟夭,高名难没^①。吾病难将医药治,耿耿胸中热血。待洒向、西风残月。剖却心肝今置地,问华佗、解我肠千结^②。追往恨,倍凄咽。故人慷慨多奇节^③。为当年、沉吟不断,草间偷活^④。艾灸眉头瓜喷鼻^⑤,今日须难决绝。早患苦、重来千叠。脱屣妻孥非易事^⑥,竟一钱不值何须说^⑦!人世事,几完缺?

【注释】 ①“龚生”二句:龚胜,西汉人,官中大夫。王莽篡政,征龚氏为“讲学祭酒”,龚称疾不受。《汉书·龚胜传》载其言:“吾受汉家厚恩,亡以报,今年老矣,旦暮入地,谊岂以一身事二姓,下见故主哉?”遂绝食死,年七十九岁。②华佗:三国时名医。肠千结:喻恨深愁重,指心病。③故人:旧友。此处指死节的陈子龙、夏允彝、杨文骢等,皆昔日知好。④沉吟:犹豫不决,游移不定。草间偷活:偷生苟活。草间,相对于朝廷。⑤艾灸:中医传统治病方法之一。燃艾叶于针灸穴位,可止头痛等。瓜喷鼻:瓜蒂味苦寒,嗅之喷鼻,以通关脉,可解热毒上壅。此句用《隋书·麦铁杖传》事,辽东战役中,麦铁杖请为先锋,对医生说:“大丈夫性命,自有所在,岂能艾炷灸额,瓜蒂喷鼻,治黄不差,而卧死儿女手中乎!”黄,热

病。⑥屣：鞋子。脱屣，喻轻掷、摆脱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：“嗟乎，吾诚得如黄帝，吾视去妻子，如脱屣耳。”孥（nú）：儿女。⑦一钱不值：《史记·魏其武安侯传》载：“（灌）夫乃骂临汝侯（灌贤）曰：生平毁程不识不直一钱。”此处说自己悔出仕辱身，有亏名节，一钱不值。

【点评】 此词笔甚疏朗，但结构或者说构思却很缜密。上下片有两个对照，一与古之完人对照，龚生年七十九而称之为“天年竟夭”，意为不该死而竟死；那么对照之下，自己这个四十五岁而不“完”之人，该死而终因当年“沉吟不断”，岂不可悲？能不大悔？下片又与“慷慨多奇节”的故人对照，深化了“高名难没”和“偷活”者一钱不值的反差，无地自容之感无异于一种绝境，类似不治之症，然而又不得不示众地活着。这很痛苦，是种难堪的痛苦。坦诚，能搏得怜惜和谅解，因为坦诚也是真挚形态。所以，尽管梅村自讼偷生苟活是“脱屣妻孥非易事”，理由很不堂皇，可是因其不掩饰，故最易得人宽谅。梅村在自谴时又聪明得清醒，毫不讳言自己是个软弱的人。《瓯北诗话》作者赵翼说他“自恨濡忍不死，蝼蛄天踏地之意，没身不忘，则心与迹尚皆可谅”。这种身后评判的获得，诚赖诗词之力也。

徐灿 字深明，又字明霞，号湘蕙，又号紫萼，江南长洲（今苏州）人。生卒年不详，为徐子懋女，海宁陈之遴（1605—1666）继室。之遴原系明崇祯十年（1637）进士，入清累官至弘文院大学士，后坐事免死流放辽东。灿随夫谪居塞外，陈之遴卒后十二年，始扶柩南还。著有《拙政园诗余》三卷。词绝工丽，陈维崧《妇人集》以为“南宋以来，国房之秀，一人而已”。后期才锋道丽，绝无脂粉气。论者以其与清代后期之吴藻、顾春为清代三大女词人。

青 玉 案 吊 古

伤心误到芜城路^①，携血泪，无挥处。半月模糊霜几树。紫箫低远，翠翘明灭，隐隐羊车度^②。 鲸波碧浸横江锁^③，故垒萧萧芦荻浦。烟水不知人事错，戈船千里，降帆一片，莫怨莲花步^④。

【注释】 ①芜城：扬州。此称出自鲍照《芜城赋》。②翠翘：女子钗饰之一。韦应物《长安道》诗有“头上鸳鸯双翠翘”句。羊车：古时一种精美的车，亦称“画轮车”，见《宋史·舆服志》。③鲸波：急浪大潮。横江锁：古时江防，在水中拉拉江锁链。④莲花步：指喻女子，旧时称女子足为“金莲”、“莲步”。

【点评】 题为“吊古”，实系伤今。写在顺治初路经南京、扬州一带时，徐灿下嫁陈之遴，在陈氏登进士前。嫁夫随夫，丈夫后来出仕新朝，身处世变，她虽无法抗逆，但内心有自己看法和忧虑。词是伤时悼世，“携血泪”六字表述

心绪沉痛，极有力度。“误到”表明原不忍再来这被酷屠之城，怕走“芜城路”。“半月”句写残月荒树，凄凉景观，一片萧条。尽管“翠翘”依稀，箫声犹闻，新的醉生梦死般生活又见，然“低远”、“明灭”云云，都表现了徐灿的情绪，色黯淡，与“无挥处”的血泪之韵构成了特定境界，兴亡感浓重。下片以肃杀氛围衬出大背景，战乱并未结束，警策之句是“烟水不知人事错”，此乃对“降帆一片”的南京福王政权中政治败类的谴责。“莲花步”句斥责女子祸水论，可见词人的芒角。这是个清醒的有见识的女性。

踏 莎 行

芳草才芽，梨花未雨，春魂已作天涯絮^①。晶帘宛转为谁垂？金衣飞上樱桃树^②。故国茫茫，扁舟何许^③？夕阳一片江流去。碧云犹叠旧山河，月痕休到深深处。

【注释】 ①春魂：春意，春的精魂。②金衣：黄莺。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：“明皇于禁苑中见黄莺，常呼之为金衣公子。”③扁舟：小舟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：“范蠡既雪会稽之耻，……乃乘扁舟浮于江湖。”

【点评】 此伤山河易主、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作，所以谭献《篋中词》卷五评曰：“兴亡之感，相国愧之！”其夫陈之遴确实应读此词而羞愧于巾幗之前的。上片词眼在“金衣”句。“晶帘宛转为谁垂”，明言人去楼空，有“金衣”点睛，则主旨自出。下片耐人寻味在末句，云影犹现旧河

山，然“月痕”不能太分明，不然不堪回首往事，暗化李后主去国时之词句。陈廷焯《白雨斋词话》说什么：“此种笔意，欧阳公不得专美于前。”这是比照欧阳修的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句。这实在风马牛不相及，“深深”字虽同，意大殊异，形貌类比最不得要领。徐灿此词，浑然相融，兼含蓄与平易二得之美，外似缠绵而内实凄怆。朱孝臧《彊村语业》卷三题徐灿词云：“字字楚骚心。”最切。

永遇乐 舟中感旧

无恙桃花^①，依然燕子^②，春景都别。前度刘郎，重来江令^③，往事何堪说？逝水残阳，龙归剑杳^④，多少英雄泪血。千古恨，河山如许，豪华一瞬抛撇。白玉楼前，黄金台畔^⑤，夜夜只留明月。休笑垂杨，而今金尽^⑥，秣李还消歇。世事流云，人生飞絮，都付断猿悲咽^⑦。西山在，愁容惨黛^⑧，如共人凄切。

【注释】 ①“桃花”句：暗用唐崔护《题都城南庄》诗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”句意。亦与下句“前度刘郎”相呼应。刘禹锡先后有“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”；“种桃道士归何处，前度刘郎今又来”诗句。②“燕子”句：用刘禹锡“旧时王谢堂前燕”和晏殊《浣溪沙》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句意。③江令：南朝江总，历任梁、陈、隋三朝，在陈朝官至尚书令，人称“江令”。④龙归剑杳：用《晋书·张华传》事。张华因雷焕之助得“龙泉”、“太阿”双剑，后两人卒，剑亦去，“但见两龙，各长数丈，蟠紫有文章”，没于水中。此处喻先朝荣祚帝死。⑤白玉楼、黄金台：均指喻朝堂中枢贵要地。⑥垂杨、全尽：枯落。⑦断猿：断肠之猿，喻哀苦

而死者。⑧西山：北京西山。惨黛：山色如眉黛惨绿。

【点评】 词作于陈之遴仕清，重入“春明”居权要位之初。在京苑游舟中，徐灿只觉得“桃”、“燕”依旧而“春景都别”！这个差别之“别”下得如铁铸般沉重。所有挥不去的血泪史事，全是前不久发生的，如铅般压在心头。她把一切都浓缩入“往事何堪说”五字中。在国殇的碧血之色映现下的西山“愁容”前，女词人又一次悟到“豪华一瞬抛撇”，桃李春风还不是“人生飞絮”而已。那么，“刘郎”、“江令”在严峻的历史舞台上“重来”时能无感想？在“逝水残阳”观照下，徐灿作为一个贵妇人坐在游舟里，心底寒意难禁，她悚然、惊悸，举目只见山容“共人凄切”，入耳则是“断猿悲咽”。封建时代的女子有各种各样的际遇，但不幸则是共通的。徐灿的不幸，是“命妇”之贵宠将其与丈夫捆在一条舟船上。夫为妻纲，她非得背悖心灵感受与陈之遴一起渡去不可。命运证明，她是漂在苦海上了，然而这本不该是对她的惩处。词深稳清峭，情辞两洽，绝无脂粉气，在明清之际词坛上足可与须眉男儿角逐而毫不逊色。

宋琬(1614-1673) 字玉叔，号荔裳，山东莱阳人。顺治四年(1647)进士，授户部主事，累迁永平兵备道、宁绍台道。遭诬入狱三年，事白，徜徉吴、越间。寻复起授四川按察使，进京述职，病卒。宋琬与施闰章于诗坛称“南施北宋”，为清初著名诗人。有《二乡亭词》，前期以绵丽见长，经两次冤狱，缧系多年后多凄怨之音。

蝶恋花 旅月怀人

月去疏帘才数尺，乌鹊惊飞^①，一片伤心白^②。万里故人关塞隔，南楼谁弄梅花笛^③？
蟋蟀灯前欺病客，清影徘徊，欲睡何由得？墙角芭蕉风瑟瑟，生憎撝掩窗儿黑^④。

【注释】 ①“乌鹊”句：用曹操《短歌行》“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。绕树三匝，何枝可依”诗意。②伤心白：形容月色惨淡，一种感受语。③梅花笛：笛曲有《梅花落》等。④生憎：憎恨、憎恶，此处可作厌恶解。生：语助词。

【点评】 莱阳宋氏在明末曾与入扰山东的清军作战，伤亡甚大，宋琬父兄辈殉难多人。乙酉(1645)初，琬南奔流亡吴中一带，后虽出仕新朝，一生处于坎壈逆境中。此词写旅途月夜怀人，从“万里故人关塞隔”句看，似怀念遭戍塞外的故友。怀人如此怆楚，当与其“惊飞”不稳心境有关。词色调幽凄得浓黑，是心绪沉陷于抑郁难拔境地的表现。上片一“白”字与下片结句一“黑”字对应，触目之极。尽管月色在眼中“伤心白”，怕见，可是再白得惨，总

还有一丝光亮，较之“窗儿黑”要略为宽舒。拗笔逆推，他心灵的幽凉几乎按之即出。无论色泽、音响、氛围，全用浓墨渲染，画面上那一抹惨白月色更令人心悸。秋蛩声，风蕉声，交替灌入两眼黑茫茫、长宵独坐人之耳，还有笛里悲苦声。这是怎样的韵味？词末句那个“黑”字，较之他山东乡先贤女词人李清照《声声慢》的“守着窗儿，独自怎生得黑”的“黑”字，似更觉黑得凶险。